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编

桂剧传奇剧本选

第四集

编 辑 例 话

为活跃戏曲舞台，丰富上演剧目，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继承、发扬优秀戏曲传统，推动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我室计划编辑区内各地方戏曲剧种，经过整理加工、改编的《传统剧目选》，将分册陆续出版。

《传统剧目选》收集内容健康，艺术上有一定特色的剧目。

由于传统剧目产生于旧时代，精华与糟粕混杂，推陈出新后的整理改编本，在思想和艺术上，去粗取精，必然有所取舍与得失，也会存在不妥的地方；也可能因学术见解、艺术情趣和审美要求的不同，对具体剧目引起争议。对此而出现的分歧，只有展开争鸣，通过探讨，逐步提高。

我们期待全区戏曲工作者，解放思想，立志改革，积极地进行继承革新，发挥本剧种的优势，扬长避短，努力提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质量，使具有悠久传统的的地方戏曲艺术，跟上时代的步伐，促进地方戏曲的发展。

由于人力所限，经验不足，编辑工作难免有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

目 录

玉 镯 怨	1
放 子 打 堂	49
花 子 骂 相	71
闯 端 午 门	91
万 花 船	109

玉 锇 怨

根据传统戏《双玉镯》整理改编

杨荫亭 改编

人 物

孙玉姣	赵 廉	傅 朋	刘 瑾	贾 贵
刘公道	刘 标	刘媒婆	孙妈妈	孙兴儿
太 后	师 爷	宫 女	太 监	校 尉
衙 役	狱 卒	差 人		

第一场 藏 头

[幕启——刘公道家的庭院内外。院墙下有驴棚、水井。

[夜色朦胧。一人持刀算上，窥伺片刻，遂疾下。

[驴叫。

[刘公道持灯出。

刘公道 (念)

刘公道，刘公道，
孙家庄上做地保。
萧何律例全不懂，
刁钻古怪算我高。
刚才做梦做得好，
从天降下一件宝，
检起宝贝忙进贡。

皇帝乐得哈哈笑。
请我迈步上金銮，
蟒袍玉带任我挑。
忽听号角鸣呜响，
醒来却是驴儿叫，驴儿叫。

(白) 我的宝贝驴儿，你叫得好。你惊了我的好梦，却也提醒我大事一椿。什么大事呀？嗨，皇太后今天要到我们这里的法门寺降香，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大好事吗？常言道，得见皇上一面，阳寿平添百年。我见不着皇上，见见当今太后，也是好的呀！若是运气来了，太后一时高兴，看上了我。她说一声：这老头儿老实虔诚。来呀，给他个官儿做做。或是赐他纹银百两。嘻嘻嘻，这不是瞌睡碰着了枕头吗……闲话少说，我还得准备上路。(向内) 兴儿，兴儿，快快起来。

孙兴儿 (内应) 来啦来啦。(上。打哈欠) 伯伯，天还未亮就叫我起来，做什么呀？

刘公道 怎么，睡觉前才吩咐你，就忘记啦？

孙兴儿 你吩咐的事情太多，不晓得是那一样。

刘公道 蠢才，伯伯今天要到法门寺去进香。

孙兴儿 哦。伯伯，你从不吃斋拜佛……

刘公道 胡说，乱讲！伯伯是心诚，做梦都想着观音菩萨。快去收拾收拾。

孙兴儿 是。(欲下)

刘公道 莫忙。还是先把驴儿喂饱，好上路。

孙兴儿 是。(唧唧嚷嚷地) 一下子叫做这样，一下子又变

了卦，……（下）

刘公道 叫你做点事情，你就说怪话？不是我可怜你孙家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给你一碗饭吃，你早就饿扁了。

〔提刀人复上。发现刀把挂着颗人头，一惊。略略思忖，当即把人头掷进院中。急下。〕

刘公道 哟，是什么东西呀？（看）我的娘啊！（吓得瘫倒）

孙兴儿 （抱草料上）伯伯，你喝醉啦？

刘公道 你……你看看那是什么。

孙兴儿 （看）我的妈妈呀！（也瘫倒）

刘公道 该死！（唱）

那一个干下这短命勾当，
把一颗女人头丢进院墙。
这才是杀身祸从天而降！

孙兴儿 （唱）

这一遭免不了官司一场！

刘公道 （唱）

叫兴儿快过来扶我一膀。

孙兴儿 （唱）

我这里已吓得浑身筛糠！

（白）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刘公道 莫喊，莫喊。

孙兴儿 伯伯，赶快报官去吧。

刘公道 报不得，你叫我怎么讲得清楚？

孙兴儿 那怎么办呢？

刘公道 你把这害人的买卖丢进井里去吧。

孙兴儿 我不敢，我不敢！

刘公道 狗东西，我拿白米饭养你，这点事情你都不肯做？快去！

孙兴儿 我我我……

刘公道 不去老子就打死你！

孙兴儿 呃，呃。（颤抖着提起人头）好怕人哟！

刘公道 我的老子，你莫喊好不好！

孙兴儿 怕人得很呐！（走向水井）

刘公道 这挨刀鬼咀上无毛，说话不牢。我看靠不住。

孙兴儿 （把人头丢下井去）哎哟！哎哟！

刘公道 （抄起一把锄头）看看丢到底没有。（乘兴儿扒着井台向下看时，扑过去把他打死，推进井中）你也下去吧！

〔驴叫。〕

刘公道 哟，吓我一跳！

孙妈妈 （在内）天呐……（哭）

孙玉姣 （在内）快来人啊，我家不得了啦！

〔幕内人声哄动。〕

刘公道 哟，原来就是兴儿他家……

〔孙玉姣急上。〕

孙玉姣 刘伯伯，你是乡约地保，我舅父、舅娘惨死……你要为我作主呀……我家兄弟呢？兴儿，兴儿……

刘公道 人命关天，伸冤要紧。待伯伯为你作主。

〔幕急落。〕

第二场 蒙冤

[二幕前——往法门寺的路上。]

[赵廉骑马，领一肩挑担子的衙役急上。

赵 廉 (念)

半生屈就七品县，
青云有路未逢缘。
惊闻太后銮车至，
抬头喜见一线天。

[幕后传来鸣锣开道之声。]

(白) 今日或许时来运转了！

赵 廉 (下马) 就在此处候驾。

衙 役 是。(放下担子，牵马，旁白) 老爷想升官，孙家庄的人命案子都不审了。(下)

[四校尉与贾贵上。]

赵 廉 (慌忙上前) 报——郿邬县赵廉特来候驾。

贾 贵 什么什么？

赵 廉 公公，卑职乃是郿邬知县，特在此候驾。

贾 贵 哟，难为你啦。

赵 廉 该当如此。(指担子) 闻说太后法门寺降香，卑职连忙备下供品，还求公公稟报。

贾 贵 喔，这是供品呀？我看还是拿回去给小巴爷做点心吧！

赵 廉 这个……(掏出一锭银子，拱手递给贾贵) 卑职来

得匆忙，准备不周，请公公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贾 贵 哼，九千岁在后头，你自己拿这份厚礼去稟报吧。

赵 廉 哩，公公……

贾 瑾 我还你个婆婆！

刘 瑾 （在内）嗯哼！（上，念）

炎炎威势盖当朝，

天子赐咱结同胞。

何必西天求正果，

披金衣紫乐逍遥。

（白）阿贵，怎的不走了？

贾 贵 稟九千岁，有个老头儿挡驾。

刘 瑾 大胆。给我宰了！

贾 贵 是啦！

赵 廉 （下跪，叩头）哎呀九千岁呀，下官乃是郿邬知县，是特地前来候驾的呀！

刘 瑾 啥？阿贵，这是怎么回事呀？

贾 贵 你看他衣冠不整，礼仪不周，那里像是来候驾的。

刘 瑾 （对赵）哼，起过一旁。摆道。

贾 贵 是。摆道。

〔校尉们引刘瑾下。太后、太监、宫娥人等鱼贯过

〔赵廉抖抖索索地跪在一旁。

贾 贵 你那点像个县太爷哟，你拿根打狗棍去讨饭还差不多。（下）

衙 役 （牵马上）老爷，老爷，都走远啦！

赵 廉 唉！（起立）

衙役 快上马吧，孙家庄的人命案子还等着你回去审呢。

赵廉 小声点。（上马）正是（念）

天欲开兮云复聚，

诚心拜月月不明！（下）

衙役 （挑起担子）哈，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啦！（下）

〔二幕启——县衙正堂。〕

〔孙妈妈、孙玉姣、刘公道跪在堂前候审，师爷急得满堂打转。〕

孙妈妈 （哭喊）青天大老爷呀，快为民妇伸冤作主呀！

孙玉姣 （哭）……

刘公道 我膝盖都跪破了，老父台怎的还不回来！

师爷 莫要罗嗦！

内声 县太爷回衙喽！

〔四衙役引赵廉上。〕

赵廉 （念）

时运不佳心懊丧，

神思不定坐公堂。

师爷 禀太爷，苦主仍在堂上候审。

赵廉 知道。（上堂，坐下。举起惊堂木，忽又放下）师爷，你快去交代库房，提出银子千两，老爷有急用。

师爷 这……是。（欲下）

赵廉 慢着。你速去置办各色古玩玉器。不论商家的还是私人的，只要是上等货色，一概收来。

师爷 太爷，这案子……

赵廉 莫管莫管，快去快去。

师 爷 是。（欲下）

赵 廉 （举起惊堂木，又放下）回来回来。你选派一名头
伶脑俐的差人，前去法门寺留心察看太后的动静，
随时回禀，不得有误。

师 爷 卑职明白，卑职明白了。（下）

孙妈妈 苦哇！

赵 廉 僞，下跪妇人，孙家庄连伤二命，谁人得见？

孙妈妈 行凶之时，无人得见……

刘公道 禀太爷，凶犯行凶，确是无人得见。今日清晨，孙
氏起来一看，她的兄弟、弟媳俱已死在床上。但见
男的有头，女的无头。她一时慌了手脚，是小人为
她出首伸冤的。

赵 廉 多咀。起过一旁。

刘公道 是啦。（起立，站过一旁）

赵 廉 （问孙妈妈）被害二人，是何时来在你家？

孙妈妈 昨日黄昏时分。

赵 廉 因何而来？

孙妈妈 久未相见，特来寻访。

赵 廉 随身可有贵重物品？

孙妈妈 他们是穷苦之人，并无贵重物品。

赵 廉 （自语）那就不是图财害命。（问）你家可有仇
人？

孙妈妈 小妇人一向安份，无有仇家。

赵 廉 （自语）也不是私相仇杀。（对孙妈妈）唔，你先
起过一旁。

孙妈妈 是。（起立，站过一旁）

赵廉 下跪女子，叫何名字？

孙玉姣 （稚气地抬起头来）小女子孙玉姣。

赵廉 低头！（自语）这倒是一条招祸的根苗。（问）你可知你的舅父、舅娘是怎样被害的？

孙玉姣 小女子全然不晓。昨夜舅父、舅娘到来，就在我的房中歇息，我与妈妈同睡。今早起来，他们就死了……（哭）

赵廉 如此说来，他们二人是在你的房中被害的？

孙玉姣 是的。

赵廉 你可晓得凶犯是谁？

孙玉姣 小女子不晓，小女子不晓得呀！（慌忙摆手，露出腕上玉镯）

赵廉 你手上所戴何物？

孙玉姣 （急掩玉镯）没有，没有什么。

赵廉 哟，公堂之上，岂可吞吞吐吐？

孙玉姣 这，这是一只玉镯。

赵廉 拿来我看。

孙玉姣 （脱下玉镯交衙役呈上）这是小女子自家的物件呀。

赵廉 好一只玉镯。孙氏，这可是你家之物？

孙妈妈 我家没有此物。

赵廉 （对孙玉姣）你是怎样得来的？

孙玉姣 买的。是拿卖鸡的钱买来的。

赵廉 花了几多银子？

孙玉姣 三钱……不不不，是五钱，五钱。

赵廉 大胆，公堂之上，竟敢胡言，打咀。

衙役们 是。

孙玉姣 哎呀，小女子不敢了，小女子不敢了！

赵廉 那就从实招来。

孙玉姣 我招，我招。（唱）

这玉镯本是个少年相赠，

买雄鸡他来在奴的家门。

赵廉 买雄鸡何以相赠玉镯？

孙玉姣 （唱）

皆因为奴爱他少年英俊，

他对奴却也是一见倾心。

故意儿丢下这玉镯为信，

孙玉姣拾玉镯暗许终身。

赵廉 那少年姓甚名谁？

孙玉姣 （唱）

他也曾告诉我真名实姓，

就是那邻庄的乡宦傅朋。

赵廉 此后你们是怎么暗中往来？

孙玉姣 没有，没有。（唱）

我与他只不过两心相印，

实情是并无胡作乱行。

赵廉 你不招么？来呀，拿本县火签，速传傅朋到案。

衙役甲 是。（接火签下）

赵廉 且待傅朋到来，便知分晓。你们三人，先到堂下候着。

刘公道 小人遵命。（下）

孙玉姣 （与刘同时）太爷……太爷……

孙妈妈 贱人，还不快随为娘下去！

孙玉姣 (起立。哭) 喂哟！ (被孙妈妈拉了下去)

赵廉 已有七分明白了。 (唱)

俊少年美娇娃你怜我爱，

少不得通款曲暗中往来。

恋私情贪风月其心难改，

自古道奸近杀必惹祸灾。

这谜底须当要傅朋来解……

(转念，接唱)

但不知师爷他怎生安排。

(白) 师爷去了多时，怎的不回来话？我还要亲自过问过问。 (欲下)

衙役甲 (上) 回禀太爷，傅朋传到。

赵廉 这……带了上来。

衙役甲 是。傅朋上堂。

傅朋 (上。念)

生平未犯萧何律，

公堂传唤为那条？

(白) 晚生见过父台。

赵廉 因何不跪？

傅朋 宦门世袭，下跪无由。

赵廉 (口气转缓) 哟，多大的前程？

傅朋 世袭指挥。

赵廉 (讨好地) 哎呀，真个是少年得意。但不知荣任何地。

傅朋 文书尚未到来。

赵廉 (变色) 哼，文书尚未到来，那还是我的子民。当堂不跪，岂非违法抗礼？

傅朋 父台所言差矣……

赵廉 哟！公堂本是礼法之地，太爷我的话么，也犯法，也就是礼，何言差矣？来呀，与我打。

衙役们 是。

傅朋 慢来……也罢！（赌气下跪）

赵廉 下跪傅朋，你可有玉镯一只？

傅朋 有便怎样？

赵廉 太爷我要看上一看。

傅朋 （脱玉镯）拿去。（交衙役呈上）

赵廉 好一只玉镯，可曾配对成双？

傅朋 本来就是一双。

赵廉 那一只呢？

傅朋 这个么……

赵廉 怎样？

傅朋 失落多时了。

赵廉 在那里失落的？

傅朋 ……记不起了。

赵廉 （拿出孙玉姣的一只）你来看，这可是一对？

傅朋 呃……

赵廉 大胆的傅朋，还不把你的所作所为，从实的招来！

傅朋 老父台呀！（唱）

晚生我疏礼教一时差错，

悔不该将玉镯私赠娇娥。

求父台开恩典从轻发落，

莫教我好前程就此蹉跎。

赵廉 那就将你与孙玉姣暗中私通，因奸杀人的种种情由，一一从实招供。

傅朋 啊……这这这从何说起！（唱）

赠玉镯虽有悖圣人名训，
却未有暗住来苟且因循；
更不曾犯王法行凶执刃，
求父台细详情明察毫分。

廉 来呀，大刑伺候。

傅朋 老父台呀，晚生实是一念之差，并未有苟且因循。回得家中，也曾自责自悔。私通杀人之事，是实实无有的哇！

廉 你还想抵赖么？动刑。

傅朋冤枉！冤枉！

〔衙役们动刑。〕

傅朋 痛煞我了！

赵廉 招是不招？

傅朋 我招，我一一招哇！

赵廉 松刑。写下供状呈来。

〔一衙役递过纸笔。傅朋写下供状，复交衙役呈上。〕

赵廉 收监。

二衙丢走。

傅朋 天呐！（随二衙役下）

差人 （急上）启禀太爷，小的奉命在法门寺打探动静，闻得太后和九千岁心中欢畅，要在法门寺盘桓数